

程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六

明新安吳勉學校

昭公七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

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

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外也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
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
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
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
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
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

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
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
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
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
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
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脅遂弒王闔廬以其子
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
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
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

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

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曰不燕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燕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

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爲王
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
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秋會于扈
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
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
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
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
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

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
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
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
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
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
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
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
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悖久矣使君亡者必此
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

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

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

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于家子乃以君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

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

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

公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

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愬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

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其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

憊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孫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

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
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
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
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
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
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
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縛吾與戊也縣人其
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
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

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
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
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
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
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

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
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
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駸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
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
聞之曰必駸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
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
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
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
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

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
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
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
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
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梗陽
人有獄魏戍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
魏子將受之魏戍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
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
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

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

積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
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
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
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
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
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秋龍
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
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

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
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
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
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
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
豳川豳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
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
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
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

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
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
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
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
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
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
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

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
乾三三之姤三三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三三曰
見龍在田其大有三三曰飛龍在天其夬三三
曰亢龍有悔其坤三三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
剝三三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
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
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
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

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責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

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

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

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

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

也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

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

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故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
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
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
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
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
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
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
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

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
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
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
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
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
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
故弗克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公夏
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

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八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

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蚤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懲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十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

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

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天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旣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六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七

明新安吳勉學校

定公上

經元年春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

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僖曰將建

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
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
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
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
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
邠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
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
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
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

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邠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
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
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
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
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
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
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
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
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

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
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
所爲不可奸也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
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
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
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
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
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

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
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
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
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
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
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
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
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鷲曰生不能事
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

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經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

災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

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

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閭以鉞
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閭曰夷射姑旋焉命執
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
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
勇也 冬盟于郟修邾好也 蔡昭侯爲兩佩
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
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
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

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
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
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
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
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
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
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
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
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

而請伐楚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

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
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
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
于臯鼬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
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葬
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

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
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
鄭庚辰吳入郢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
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
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
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
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
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

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
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
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
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
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
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釁鼓
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
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

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
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
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
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
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
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
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
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
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

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棧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

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

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
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
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
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
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
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
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
德無犯非義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

之夏蔡滅沈 秋楚爲沈故圍蔡 伍員爲吳
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
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
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
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
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
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
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
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

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

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滋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辛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

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唯仁者能之違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闔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

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

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

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
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
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
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輿罷闔輿罷請先遂逃
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
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已丑
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誚逐公父歆及秦
遄皆奔齊 楚子入于郢初闔辛聞吳人之爭

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
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
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亶涉其帑不與王舟
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
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闔
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闔巢申包胥王孫賈
宋木闔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
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
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

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

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
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
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
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
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
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
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
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
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

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
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
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四月己丑吳
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
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都
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
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
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

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舊辟僖翮之亂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

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僖翮入于儀栗以叛 齊人

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單武公
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
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
盟于瑣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
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
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
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冬
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

王巳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
莊宮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七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八

明新安吳勉學校

定公下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

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

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

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

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

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

曲濮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

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

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

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縶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

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

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

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
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
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
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
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
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
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
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鄭駟歛嗣

子大叔爲政

經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

次于五氏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
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
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旣而告人曰已衰絰
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
乃逐桐門右師鄭駟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
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
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
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夏
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
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

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
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
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
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
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
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
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

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
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
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
亂乎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
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
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
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
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
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

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
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
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
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
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
致襍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
者臣從之皙憤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
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
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

春秋左傳 卷三
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祔之與之
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
之三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

谷 公至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

來歸鄆謹龜陰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宋

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

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

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傳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

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

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

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

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

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邾鄆午於寒氏城其西北

而守之宵燿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

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
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
其圉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
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
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
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
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
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

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
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
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
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
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
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徧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
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
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
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

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

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

爲寡君賜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洑盟

十有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魍故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

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

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

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

自圍成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

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

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仲由爲季氏宰將墮

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

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

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
 命申句須樂頡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
 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
 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
 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
 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
 淵圍公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

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薛弒其君
 比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使師
 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
 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
 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
 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
 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
 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

告曰無晉師乃止。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劔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

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

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
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
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
公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
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
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
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
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
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

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
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
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
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
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
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
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
衛趙陽出奔

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
頓以頓子牂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
越敗吳于檇李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
于牽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
使石尚來歸賑 衛世子蒯聩出奔宋 衛公
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
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曰城莒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
宋戌來奔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

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
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
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
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旣伏其罪矣敢以
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
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
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旣伏其
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
于於廟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

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涇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晉

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豎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

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天子奔宋盡逐其黨故
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天子告人曰戲陽速
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天子則禍余天子無道使
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
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
吾以信義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
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
百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鼯鼠食郊

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

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邾

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八月庚辰

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

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 辛巳

葬定妣 冬城漆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
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

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

侯衛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九

哀公上

明新安吳勉學校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

男圍蔡 麇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

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
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

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鵠李也遂入越越子
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
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
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
少康焉爲仍牧正碁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
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
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

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
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
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
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
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
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
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
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
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

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

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

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蓄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巴安能敗我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躄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

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
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
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
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
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
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
南必至焉使大子絕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
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
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

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
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
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
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
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
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
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
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

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綏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

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蠶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危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

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
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
既戰簡子曰吾伏歿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
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
郵良曰我兩靽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
而乘材兩靽皆絕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
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夏四

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季孫

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

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夏五月辛

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

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龙女而

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
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
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
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
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
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
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於是乎去表之
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劉
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

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秋季孫
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
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旣葬
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
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
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
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
正常不反王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
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 襄公二十九年
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

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

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

歸于楚 城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

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
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

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

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

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夏楚人既克夷

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

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沂江入

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

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

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

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穆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

鄆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經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

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

齊閏月葬齊景公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

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夏趙鞅伐衛范氏
之故也遂圍中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
子鬻奴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
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
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
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
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
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

乎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
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
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經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

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

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

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土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

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
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
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
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
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
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
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
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
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

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
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
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
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
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
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
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
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
幕之下葬諸爰冒淳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
侵衛 夏公會吳于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
入邾以邾子益來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
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師侵衛
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牢子服
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
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
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

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
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
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
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
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
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
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
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

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郟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途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

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郟衍

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

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疆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夏齊人取讎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讎及闡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
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鑿諸侯將救之未可以

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

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穆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

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

涖盟且逾季姬以歸嬖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
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
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
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
以二乘及潞廩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二月齊
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
鄭師于雍丘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
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
君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
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
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
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
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 宋公伐鄭 秋吳
城邗溝通江淮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
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

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
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
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
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
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
三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
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
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吳子
使來傲師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

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

公 衛公孟驅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

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

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齊人弑悼

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

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趙鞅

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
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
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秋吳子使來復傲師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
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轅頗
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
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秋七

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十一年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
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
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
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
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
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

春秋左傳 卷二十九 二十三
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
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
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
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
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
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
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湏也弱有子曰就
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
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

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
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
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
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
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
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
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
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
人不能師霄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

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
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
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
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頰出奔鄭初轅頰爲
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
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暇脯焉
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
曰懼先行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

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
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
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
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
國子公孫夏口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
歌虞殞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
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
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
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

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
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
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
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
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
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
繫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
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
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

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
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
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
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
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
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
於鮑氏爲王孫氏及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
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

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季孫命脩守
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衛大叔疾
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
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
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
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
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
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
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

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鄆葬於少禘初晉悼公
子憇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
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
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
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
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
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
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季孫欲以田
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

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會吳于橐臯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

春和左傳 卷二十九
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

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

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暢岳戈錫
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
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
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
丙申圍宋師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夏
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楚公
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傳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賡使狗曰得
桓魋者有賞魍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
郟延以六邑爲虛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
夫差于黃池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隊疇
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
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天子曰
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
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
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天子
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
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秋七月辛丑
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
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
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

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及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
有墨國勝乎天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
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
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
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
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
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
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
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 襄公二十九年
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
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
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
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
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
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
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詒言於
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繫兮余
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
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
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詒
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九

春秋左傳卷第三十

明新安吳勉學校

哀公下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

奔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庚戌

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

奔楚 宋向魍入于曹以叛 莒子狂卒 六

月宋向魍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齊人弑

其君壬于舒州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

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饑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齊簡公

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我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

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

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彫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

鞏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鞏七邑而請
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盞往公知之告皇野
曰余長黷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
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
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
聲公曰夫子將食旣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
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黷未
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
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

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
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黷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
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
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
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
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黷遂
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
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黷曰不可旣不能事
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四
黽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黽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

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夏五月齊高無
平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秋八月大雩 晉
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衛
公孟彊出奔齊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
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
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
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

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
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
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
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
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
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
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
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
其何以爲諸侯王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

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

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羸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

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
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
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
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
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如妾
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
子與五人介輿殺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
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
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

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
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
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
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
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
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魘敵子路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

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適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

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斃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

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柝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柝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柝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柝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

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

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

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無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

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

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顛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
爲司馬而老於葉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
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
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
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
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
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
大子使五人輿殺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
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

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
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
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
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
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
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
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晉
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椽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

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

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
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
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縣
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
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
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
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
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
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

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
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父公欲逐石圃未及
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
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
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
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
髡旣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
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

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
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公會齊侯盟于蒙
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
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
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
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宋皇瑗之子麋
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鄭般愠
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
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祀
姒之子非我爲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
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公執之
皇瑗奔晉召之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
使皇緩爲右師巴人伐楚圍鄆初右司馬子
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
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
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
遂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

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魍與大叔遺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

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忌驟

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

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
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
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
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
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
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
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
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
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

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
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

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
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
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
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
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
道辭曰敢勤僕人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

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僨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

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

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
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
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
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
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
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
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
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
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

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
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鄆子士請
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
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
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閒也乃出將適蒲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
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
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
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

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

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慢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

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
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
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
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
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
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
卒于越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
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
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棧爲

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
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
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
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
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
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
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
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
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棧使宣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
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
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味
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
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
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
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
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
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

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
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
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
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
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
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
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
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
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二四
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
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
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
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
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
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巳
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
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

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
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
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
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
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
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
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
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
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
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
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
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
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
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
亦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
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

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
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
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悼之
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悞
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枳之門鄭人俘鄩魁壘賂
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
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

春秋左傳卷第三十
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
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喪
之

春秋左傳卷第三十

程